

# 一次发自内心的真诚书写

□贺绍俊

《乌兰牧骑的孩子》是鲍尔吉·原野写的第一部儿童文学，却写得如此精彩。因为鲍尔吉·原野自己也是一个孩子，虽然年逾60岁，但始终是保持一颗火热的童心，忠实于自己的民族，热爱本民族文化，他把本民族文化的精华融会在自己的写作中，浸透在他的血液里，将其发挥到极致，造就了这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作品。

这部书通过几个蒙古族孩子的一段经历，非常真实、有趣地介绍了当地民族的性格特征、思想文化、民俗风情，赞扬了他们身上伟大的精神气质。这是一次发自内心的最真诚的书写，也完全是鲍尔吉·原野心底流淌出来的文字。

作者鲍尔吉·原野在后记里回忆道，写作之初，有几个月，他每天面对白纸一个字也写不出。但有一天，记忆中的故事“像河流一样冲过来。河流对岸是碧绿的草原，远处有影影绰绰的黑松林和蒙古包的白顶子。”他忽然领悟到该写什么了——写蒙古包里的事。鲍尔吉·原野表示：“写作时，我的脑海切换到蒙古语”，这说明作者写作需要采用少数民族语言思维，才不会让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文化有丝毫损失。

鲍尔吉·原野在塑造人物上充分发挥了他的语言天才，小说中写了众多的人物，每一个人都有个性，一活灵活现。这其中既有6位可爱的蒙古族孩子，也有一群具有献身精神和艺术才华的乌兰牧骑队员，还有朴实、智慧的蒙古族牧民。他们虽然各具个性，又都有着同一个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就是，在他们的身上都体现出当地民族的“敬畏自然，注重和谐”的精神境界。虽

然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有很多，但我特别看重鲍尔吉·原野的这部小说。民族文化精神看似是遥远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但这部作品借助孩子的眼睛，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写，让民族精神可感可触，入脑入心，是当代民族文学创作难得一见的精品。

小说在珍珠般闪耀的细节中让我们领会到当地民族的性格和精神气质。小说一开始写到铁木耳和海兰花几个孩子商量怎么一起偷偷加入大人的乌兰牧骑演出，他们瞒着家长，最后深入沙漠，差点走不出来。我读这段故事时，被大人们对待这些孩子的包容的态度惊住了。他们没有责怪、呵斥，而是马上想办法帮孩子们解脱困境——当然对于错误还是要惩罚，但大人惩罚的重点是教育孩子必须诚实。从这里可以看到，当地民族遵循的是一种自然亲近的伦理关系。

当地民族一直秉持着“长生天”的可持续生存模式，长生天以“苍天”为永恒的最高神，蒙古语为“腾格里”，这是他们如何处理人、家畜和自然构成的具有突出生态意识的世界观。作品中有一处细节非常打动我，铁木耳和海兰花领着几个孩子到远处看星星，作家以诗意的文字书写了孩子们看星星时的纯朴和天真。铁木耳最喜欢看星星，他在大自然的环境中长大，心灵与星空融为一体，这是人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动写照。萨白这个人物很重要，他仿佛是一位睿智的民间哲学家。虽然他是一名猎人，但是他尊重所有的动物，他告诉孩子们：“动物们好啊，它们多好，在天上飞的，像花朵飞来飞去；在地上跑的，像花布一样跑来跑

去。它们爱这片大地，爱大地上的河流和青草。”“每一种鸟类昆虫都有自己的智慧，这是上天赋予它们的能力。”萨白说：“牛羊吃草，它们把草的营养吸收之后还还给大地，这是一个循环”，所以他们要用牛羊的粪便作为燃料。萨白还说过：“我们族人敬仰火神，要用干净的东西引火燃烧，比如木柴、没写字的白纸和牛粪。这些干净的东西燃烧之后产生纯真的热量，传到人的皮肤上温暖，让人得到能量。”

游牧文明的世界观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的、发展的世界观，更强调遵循自然的法则办事。乌兰牧骑队员桑布和孩子们遭遇狼群围困的危险，他带领孩子凭着机智终于从危机中解除了，但解除后大人们并没有教导孩子们仇恨狼，而是告诉孩子们狼为什么会围困他们，这是因为狼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世上的动物都爱惜自己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孩子，它们能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爸爸宇布说“在心里感谢那一群狼放过了我的孩子。”大草原上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但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对一切事物都要抱有敬畏心，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万物皆可珍惜。

5个孩子跟随乌兰牧骑的父母们来到白银花草原，爱上了这里，依依难舍。我读这部小说时也不禁爱上了白银花草原，我或许不会像孩子们那样雀跃地留在那里，因为我的身体可能适应不了牧区生活，但我会因此更加敬佩鲍尔吉·原野倾情书写的崇尚自然、真诚豪迈的乌兰牧骑的孩子们。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 那些美好的词义

□汪政

近年来，加盟儿童文学的成人文学作家多了起来，当这些作家进入儿童文学领域时，无论是体裁、题材，还是主题、艺术风格，此前的文学积累都会或多或少地带到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中，比如杨志军的动物小说、叶广岑的老北京小说、裘山山的藏区小说，等等。鲍尔吉·原野的儿童长篇小说，同样与作家此前的文学有着非常明显的延续性和相当高的审美相似度。

鲍尔吉·原野是成就很高的蒙古族作家，他的大量作品都以蒙古高原风情为创作题材。《乌兰牧骑的孩子》这部长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中的“边地写作”，作品以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乌兰牧骑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几位少年去往牧区的经历。这几年，儿童文学中的边地写作渐成气候，在传统儿童文学的城乡两极写作上大大地拓展了写作半径与题材空间，给儿童文学带来了无穷的活力。而且，不仅仅是题材上的拓展，更有文化观念上的变革。边地写作告诉孩子们，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自然地理上，从北方的林海雪原到南方的热带丛林，从东部的蔚蓝色海洋到西部的崇山峻岭，每一寸土地不仅仅有着不同的自然风光、葱葱郁郁的植被森林、鸢飞鱼跃的动物世界，更有生活在这些不同地域的、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灿烂文明的、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对孩子们来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世界，了解现代化，同时也要了解历史，了解行进在现代化征途上、为美好生活辛勤劳作的人们。不仅要学习现代科技，知道二次元、元宇宙，也要知道那些未被揭秘的奇异，头顶的星空和人们心中的神灵。这不仅仅是知识，更是文化，是我们应该守护的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文学应该与孩子们一起经营的健康的、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所以，儿童文学中的边地写作不是一味地展示陌生的世界，更不是去猎奇，而是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样的生活方式，还有那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对自然、对世界、对生命的不一样的理解。

对小读者们来说，翻开《乌兰牧骑的孩子》，就走进了大草原，这儿不仅有我们常见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更有牧民们的生活方式，这儿的人们举手便是舞，开口便能歌，只要想听，随时都会带来神奇的故事和先民的史诗。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赛罕汗乌拉山住着神鸟乌音嘎，桑布的马能召来同伴吓退狼群，金桃会与一只喜鹊交朋友……真的可以请小说中的民间艺人哈日衣罕、白银花村村长仁钦、猎人萨白、画家桑布来给我们上一堂文化课。猎人萨白说，小孩子不能碰枪碰刀，这是规矩，用蒙古语说就是“么司”，小孩子应该多碰和平的东西。说得多好啊！如果不是浸透了蒙古文化，如何能写得这么真实入骨？如果没有现代性的文化与生态理念，没有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初心，又如何能将这些可贵的思想焕发出智慧的光芒？

鲍尔吉·原野是以散文见长的，夸张一点说，散文已经成为他观察世界、解读生活的方式，成为他的文学话语方式。他的创作里小说散文化的现象，对他来说就是自然而然的。《乌兰牧骑的孩子》可以说是小说，它有完整的叙述，有起伏变化、节点不同的故事单元，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从开头到结尾，形成了圆满自足的闭环叙事。但也可以说它是一篇大散文，是几个蒙古小朋友的假日奇遇。孩子们从汗乌拉镇到遥远的白银花村，跟随乌兰牧骑的演出只不过是叙事的线索，这段时间孩子们所经历的人与事，那些奇异的现象，从未见过的动植物，那些让他们难忘的亲情、友谊，以及那些有惊无险的生活插曲，特别是在浓浓的民间文化氛围中他们对自然、历史、生命等等的认识、体验和感悟才是作品的重点，也是作品独特的精神内核。我以为这样的作品对引领孩子们的阅读是有意义的，不能一味地强调儿童小说的故事性，更不能将离奇、惊险作为儿童文学不能或缺的叙事元素；而应该让孩子们体会到文学从容平和的一面，这不仅仅是个文学问题，更是对生活的理解，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不全是由大风大浪组成的，它更多的是和风细雨，是日落月升，用作品中桑布的话说：“真实的生活一切都是安静的，风亲切地抚摸每一根草……云彩从天空飘过，陪伴河流的波浪。大地上，马群在奔跑，马群在休息，马群在吃草……我们走进生活里，就像走进前面那条河，虽然它只有膝盖那么深……”生活的本质与形态其实就是这样，它是散文的。从这个角度说，阅读《乌兰牧骑的孩子》这样的作品，是对孩子们的阅读教育、文学教育，也是一种生命教育与生活教育。

可以说，《乌兰牧骑的孩子》是一部美丽之书，鲍尔吉·原野是一位唯美主义作家。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成人文学作家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如果他们的加盟给儿童文学带来了什么新的元素的话，我以为重视文学性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语言。在我看来，儿童阅读不是一种平行阅读，而是一种提升性的阅读，是成长性阅读、启蒙性阅读，因而也是有难度的阅读。从审美上说，我们应该给孩子们美的语言，让他们从阅读的一开始就知道语言的美好。阅读文学书籍，不仅要从中找故事，获得经验，还要体会这些故事与经验是怎么表达、如何呈现的。同样的故事，可能是以平淡的语言甚至是不好的语言讲述出来的，而我们要读的是那些用优美的语言讲述出来的。要让孩子从小养成高雅纯正的审美趣味，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审美素养才会提高，才会有美的语言创造。

《乌兰牧骑的孩子》是一部美丽的书，也是一本用美的语言写成的书，更是一本需要慢慢读才能读出美、读出味道的好书。它显然吸取了蒙古语的审美元素，体现了一种如诗、如歌、如画的唯美风格。全书就像是一部音乐作品，抒情、柔美、温情、祥和。想象、夸张、比喻、通感、排比，多种修辞手法，以及民间传说、民歌和诗歌意象如珍珠一样镶嵌在作品中，琳琅满目，俯拾即是。书中不乏许多可以独立成篇的华彩篇章，如孩子们初到白银花村夜晚看星星，第一次见到如潮般的马群，林间松鸡的舞蹈等等都如同散文诗一样。作品中这样描写波斯菊：“波斯菊摇曳着，它的花朵甚至会低到地面上，空气中有手抓不到的透明的风。”作品中还这样描写猎人萨白的狗：“黄狗苏勒跟在它们后面，好像忘记了它是一只狗，变成了儿童。”书中也这样描写村长仁钦的歌声：“他的歌声像一条河流，曲曲弯弯，像天上的云彩，层层叠叠。”至于那些值得反复推敲琢磨，让人回味无穷的字句就不胜枚举了。千万不能因为儿童文学是写给儿童看的就降低了审美的高度，更不能因此而语言上有一丝的马虎。认为儿童文学在审美和语言上的降维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在儿童学家与人类学家看来，孩子们是天生的艺术家，用作品中人物宇布的话说：“孩子们都是幻想家。”关键在于我们的语言能不能把孩子心中的世界表现出来，把他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审美幻想用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

鲍尔吉·原野谈到《乌兰牧骑的孩子》的创作时说道：“在我心里，草原、蒙古、童年、母语、大自然、乌兰牧骑是同义词，词义共同指向辽阔、诚实、纯朴、信仰、美好。”他以诗意的描写、可爱的人物与醇厚的韵味诠释了这些词的词义。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 生态伦理的诗篇

□铁军

《乌兰牧骑的孩子》以5个草原少年的冒险经历为主线，展现了草原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到牧区演出，融入当地生活的故事。这固然是上世纪60年代边地风光的一个剪影，但绝非简单的重现。这部作品开拓了儿童文学疆域，让自然与文明为孩子们补上了生态伦理宝贵的一课。

这是一次对沙漠、草原和牧区的探访，情节按照出走、险境、挫折、领悟和归来等经典母题渐次展开，但这样的解读不足以穷尽这部长篇小说的奥妙所在，甚至可能并未触及作品的创造性。铁木耳等5个孩子是城镇里一到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已经开始受到学校教育，有了文化的熏陶，却为一则神话所吸引：“森林里有松树、栎树，还有白桦树。但是神鸟住在一棵红珊瑚树上……它的名字叫乌音嘎，意思是好听的旋律。这只神鸟唱起歌来，天上的喜鹊和地上的松鼠跟着翩翩起舞，其他不会跳舞的动物原地转圈，你们听了也会转圈。这还不算，乌音嘎冬天唱歌，松树上的雪团会滴答滴答化成水，因为雪团听到歌声浑身热得受不了。”这可以视为大自然和牧野的召唤，为神鸟传说所

牵引，他们不惜对大人撒谎，开始了涉险找寻之旅。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都市文明向大自然派遣的少年使者。是的，这是一段非凡的旅程，走进沙漠深处的3个孩子很快就尝到了它的苦涩和艰巨，甚至挣扎在生死边缘。在大人的启迪和引导下，他们开始了解大自然的习性，学会求生的本领，孩子们在磨难和考验中体会了诚信和耐心的重要性。

小说隐匿“认知”的枢纽，以孩童第一次触碰到、聆听到、嗅闻到、感觉到的方式呈现有灵性的花草树木和飞禽走兽，仿佛造物主的初次命名一样，充满了神秘的陌生感，诗意奔流，想象飞扬，作品中精妙绝伦的唯美抒怀皆是，不胜枚举。作者不断发掘游牧文明的生态智慧，加上个性化的现代思考，构筑了一套新的生态伦理秩序，不啻是一种文学创举：让生生不息的文明尊重人的天性，让富饶美丽的草原洋溢着善意。“自然是一座神殿”，也是一本受用不尽的百科全书。

其实，孩子们在城镇里也有玩耍的方式，那时他们常以追捕昆虫取乐，“铁木耳每个手指之间都夹着蜻蜓或蚂蚱的翅膀，他把这些昆虫扔到天上，但有些昆虫不会飞了。”孩子们融入草原之后，他们变得珍爱生命了，变得乐于助人了。他们教牧民识字，付出剪羊毛的劳动为花兰奶奶买药，以欢声笑语的陪伴治愈了她。文明的使者归来时成了自然之子，良性的“主体间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友爱、良善、和平是小说搭建的生态伦理世界的支撑点。

或许是因为孩童的天性，经过磨炼，他们很快就与自然和牧人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在捡牛粪、运青草、去夏营地、学骑马等一系列活动中，孩子们得以亲近自然、赞美自然、融入自然，懂得了虚心探索自然精微，尊重和敬畏自然万物固有意志的道理。自然是多么的生机盎然、缤纷多彩啊！老虎的高贵、狼群的默契、骏马的勇敢、小河的恬静、山洪的肆虐、晨露的泪花、星星的梦想、风儿的轻抚、喜鹊的嬉戏和善解人意，乃至于一株草、每一粒沙的喃喃细语，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周而复始，浩瀚无边。

小说并没有以牺牲现实主义品格为代价，去幻想一个世外桃源。铁木耳在夏营地发现了碉堡遗迹，这是日本侵略者留下的工事，里面堆满了枪炮火药，就像恶魔的深渊般大嘴。孩子们以沉着意志，承接了他们父辈身上的勇敢和果敢，他们自觉以英雄为榜样，留下了这个假期经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么，作为出发缘由的乌音嘎神鸟，孩子们最后找到了吗？直到结尾，神鸟都没有现身，但读者分明体会到神鸟无处不在：能歌善舞、传递“中央的声音”、为牧民排忧解难的乌兰牧骑，淳朴而深沉如海的牧人，翩翩起舞的黑嘴松鸡和相伴左右的喜鹊万纳，甚至是羽翼渐丰、为传承乌兰牧骑做准备的孩子自己。乌音嘎神鸟是笼罩在一切之上的美好、善意和祝福。

优秀的儿童文学是什么样的呢？

我有一个近乎偏执的判定标准：它深受儿童喜爱，又能夺夺得成年读者的眼球。也就是说，假如儿童文学作者在“无心插柳成荫”的状态下，俘获了成年读者的“芳心”，其作品必定是不同凡响的。让儿童文学征服成年读者，似乎有些牵强，其实不然。重置成年人初心，抚慰他们创伤的心灵，纠偏他们远去的航向，恰恰是卓越的儿童文学擅长做的事情。《乌兰牧骑的孩子》正是一部儿童和大人可以共同赏读的精品佳作。

（作者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5周年、乌兰牧骑成立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回信5周年。鲍尔吉·原野的长篇小说《乌兰牧骑的孩子》出版后引发读者关注与赞誉。本版邀请四位评论家和诗人对这部作品深入解析，以此对祖国亮丽北疆致以深情祝福。

——编者

## 童心的花朵绽放在草原

□宋晓杰

《乌兰牧骑的孩子》是作家鲍尔吉·原野的首部儿童文学作品，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评价说：“祖国是个百花园，讲好中国故事，需要讲好960万平方公里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族群和每一个时代的故事。《乌兰牧骑的孩子》是蒙古族作家心灵深处生出的最纯真也最璀璨的花朵，他用一颗童心把最炽热的爱绽放在草原深处最美丽的风景和最动人的故事里。故事的芬芳扑面而来，捉摸不透，只要打开就再也放它不下。”

这部书何以取得如此高的赞誉？我读后，感觉《乌兰牧骑的孩子》就是鲍尔吉·原野的一首长诗，立意高远、意境唯美、语言清幽，忽而展开一片广阔的视界，让人领略什么叫开阔与坦荡；忽而如放大镜头观，看得清小虫的纤足、小草的汗毛。无一例外的，是他的语言让人流连忘返，如草尖上的露珠，自然却不芜杂，浓稠却不俗艳，芳菲却不甜腻，有玉的温润和时光的包浆；如骤雨过后的青青草色，如渗入草原中的雨滴，恰恰是这样的轻与小，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深远力量。原野具有向上的锐气、向下的平和，有在茫茫草原中独行的胆识，也有在滚滚红尘中自持的气魄——不管是否身处真实的草原，如同一匹匹饱经沧桑的骏马，随身带着自己的远方。那些水草丰美的文字，是他献给童年、草原和大地无尽的情诗。《乌兰牧骑的孩子》以音乐的节奏、油画的色彩、史诗的气魄，不仅赞颂了“乌兰牧骑”精神，更是对当地民族风俗、风情、风尚的深情礼赞，同时，也寄托着作者对草原新一代寄予的无限厚望。

这部书以宏大的“乌兰牧骑”题材作为文本铺陈的广阔背景，首次将视角转向生活在草原上的孩子们，这不仅是在作家对自身写作领域和体裁的挑战，更是他对如何更好地传承“乌兰牧骑”精神、如何有效地观照少数民族的人文情怀、如何贯通汉语与蒙古语之间的路径等问题所做出的全新的探索与实践。书中铁木耳、海兰花等年龄相仿的5个孩子，跟随身为“乌兰牧骑”队员的父母深入白银花草原演出，作者以他们的视角还原了曾经生活在草原上的孩子天真、浪漫的本性以及对待成长和远方的渴望。鲍尔吉·原野像一匹追风的骏马，以伶俐与凌厉之

姿完成了对草原的又一次回望；像一棵独立的树，以智慧和深爱拓展了对大地及草原边界的再次认知。他蹲下身来，化身为孩子中的一员，细致而耐心地讲述他们在沙漠、草原各种历险与偶遇，还有他们和白银花草原叶喜、萨白、花兰奶奶、万纳（虽然是喜鹊）等新朋友的交往，展示了草原之美、民族之美和童心之美，也抒发了作为蒙古族作家从内心深处对草原与人民的无限热爱。正如他在本书后记中的标题所写的那样：“这里的风像温柔的手摸你的脸并擦去你的眼泪”。在我眼中，鲍尔吉·原野已经与草原融为一体：草原是他生命的牧场，时刻滋润他心田的流泉。

《乌兰牧骑的孩子》不仅是鲍尔吉·原野在题材上的自我突破，更是作者对文学语言书写的坚守、传承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记得鲁迅文学奖给予他的颁奖词为：“具有轻盈的速度和力量”，真是恰如其分。鲍尔吉·原野说：“不懂一个民族的语言就不能进入这个民族的内心里。”他在汉语、蒙古语之间自由地游走，在“跳入”与“跳出”间完成了对两种语言书写的传承与赞美。他把对两种民族与文化精髓的理解，用极其个人化的记忆、审美方式推而广之，引更多草原之外的力量“深入”草原，让更多草原的故事八方传诵。如此向内的开掘、向外的拓展，只有像他这样具备清澈记忆、温暖情怀的人才能完成。时代选择了他，他反哺了时代——显示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责任和担当。

鲍尔吉·原野长期写散文、小说等成人文学作品，这是他第一次凝神静气地注目于孩子们的世界。他如一位“大内高手”，在成人与儿童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自如穿梭，以风趣、幽默、干净、醇美的语言，为读者还原了一个充满童真与稚趣的童年世界。他为草原上的孩子们留下了关于童年与过往、历史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的难忘记忆。正如儿童文学作家陆梅所说：“鲍尔吉·原野的文字有股一本正经的幽默和草原儿女的荡气回肠，换个词就是天真气和英雄气，那是一个人至高的德行和品性，所以他的文字特别适合给孩子看。故事里镶满了童话的金边，在这里，童话不是神话，而是山河众生”。

（作者系辽宁文学院作家）

